

世相百态

我这一年

■罗光辉 文

三亚,这座处处流动着椰风海韵的避寒圣地,到处挂起了红灯笼,又要过年了。望远山身比闲云,看近河心同流水。楼下的小朋友叽叽喳喳,兴奋不已,唱歌,跳舞,捉迷藏,如一群活泼的小鸟。岁月多么美好,我思绪万千……

我属马,喜欢行走。行走,既联通世界,又天下移动,满心欢喜,全身舒畅。

蒋子龙,这位“改革先锋”作家,我敬重他,他常叫我“新兵蛋子”(他比我早入伍12年),我叫他老班长。他告诉我要写出好作品,就要深入生活,多走多看,他鼓励我趁走得动,多走一些地方,多看看外面的世界,放开脚步走,能走多远走多远,别留遗憾。

这一年的正月初六,在痛风没有痊愈的情况下,我就上了神玉岛,岛内漫步,身心立刻感受到弥散其中的书卷及禅意气息。一瘸一拐,走了一万多步,居然没感到累。

第二天,又跑到新龙湾摘哈密瓜,瓜棚架下,瓜蔓旁边,留下了比哈密瓜还甜的笑容。

接着,又登上了东瑁洲岛,这是坐落在北纬18度的一座小岛。天涯第一哨屹立在岩石之上,闪烁着迷人的厚度与高度。在坑道口,上尉军医和我合影,我想起了四十多年前,我在东海海防线上挖坑道,坚守坑道的日子,心潮起伏。

这一年,我还去过很多地方,夜幕下的邹韬奋广场,人不少,沸沸扬扬,“咚咚,砰——”划龙船的锣鼓声,引来好多人捧场,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,音乐声此起彼伏,在广场上空飞扬。划拳卖西瓜,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形式的买卖。买者赢了,西瓜拿走,分文不要,若是输了三倍价钱买西瓜,看热闹的人很多,笑的人也很多。连续几个夜晚,我漫步在广场,寻找先生留下的足迹。

北戴河,之前去过几次,夏天又去了。一次一次,感受不同。老龙头,龙头入海,劈风斩浪,这是伟大的创造。山海关,与日月同辉,与天地相依,弘扬着一个世纪的兴盛,记载着一个民族的崛起。鸽子窝,一位读懂了曹操的伟人,在磅礴风雨中,面朝大海,写下了《浪淘沙·北戴河》:“大雨落幽燕,白浪滔天,秦皇岛外打鱼船。一片汪洋都不见,知向谁边?往事越千年,魏武挥鞭,东临碣石有遗篇。萧瑟秋风今又是,换了人间。”

季节到了秋天,我来到了莫愁湖。30年前,我和妻子来过这里,那时,我们年轻,妻子在莫愁女旁,留下了一张青春的照片。新时代的今天,我在这儿看一百多年的石榴树,看那场精彩的棋局,看96岁的老人书写地书,看云淡风轻,依在时光深处,如烟的日子在诗酒的年华里升腾。

这一年,我在湘赣边界度过了一个多月时光。我们聆听“一脚跨两省,四元定乾坤”的传奇故事,天幕低垂,群山肃穆,空气凝重。

浏阳苍坊,胡耀邦故居,一副对联让人印象深刻。“屋矮能容月,楼高不染尘。”

湖南湘潭乌石镇卧虎山上的彭德怀纪念馆,视野开阔,气势磅礴。那天天下着雨,我和一空军战友来到卧虎山顶,驻足远望,山外青山,绿野阡陌,令人心旷神怡。广场中央彭德怀元帅巍然屹立,置身于天地

之间,彰显着浩然之气。抬头仰望,心情久久不能平静,“谁敢横刀立马,唯我彭大将军。”

杜平,原南京军区老政委,他的陵墓,坐落在万载黄茅茶亭岭,陵墓坐北朝南,墓正中是迟浩田题词:“丹心献中华,雄才书春秋。”左边亚明题“一生戎马南征北战,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端戈终年;一身正气坚持真理,为国富民强求安康两袖清风。”右边是武中奇题:“文韬武略一代英豪,坚贞职守堪为吾辈典型;儒将雍容大家风度,文才书艺尽称万代师表。”

这一年我还到了深圳、珠海、广州等地。为更好地用文字记录生活,赴平湖采风,枫泾古镇访古,水上森林探秘,朱家角寄情;我爬山涉水,两次爬上武夷山张三头拜谒1343座无名红军墓。

人生路上,遇到过不少恩人,我会记一辈子。老连长,老班长,那是我的引路人和入党介绍人。夏日里,我去拜访了他们。在湘潭,见到老连长时,他紧紧拉着我的手不放,从楼下走到楼上,又从楼上走到饭店,他都不愿松开。他夫人说,听说我要去,他一个晚上没睡好。问了好几次,“光辉他们不知明天什么时候到?他们不会走错吧?”“今天天还没亮,他就搬个凳子坐在街头等你们来。”

我落泪了。

在江西进贤见到老班长时,他非常激动,递烟、泡茶,剥香蕉,中午还要陪我喝酒。他身体不好,每天要吃十几种药,天天要做治疗,腹膜透析。我看着他那清瘦的脸庞,心里不是滋味,这就是我的老班长,这就是介绍我入党,并要我担任党小组长的老班长,这就是我47年没见面的老班长。他需要好好休养,可硬是要和我干杯。嫂夫人说:他为了准备这顿饭,一星期前,就天天去菜市场,寻田里的泥鳅,找野生甲鱼,守望乡下的野菜。吃完饭他坚持把我送至街口,回头望时,他还恋恋不舍地站在那里。

这一年,走路的速度降了,爬山的次数降了,喝酒的酒量降了,也有增的。以前常夸海口:本人三高什么都不高,就是酒精度高。这几年变了,尿酸向来正常,这几年突然飙高,测,再测,还测,三甲医院测,民营医院测,专科医院也测,都说太高了,该高的不高,不该高的乱高,高处不胜寒。痛风复发三次,又红又肿又疼,严重时,行走艰难。医生说,要坚决禁止食用嘌呤含量高的食物。妻子笑我,“你呀,就是吃萝卜青菜的命。”

这一年,也有不少遗憾。红旗渠、刘胡兰纪念馆、杏花村汾酒厂,一直想去看看,从年初到岁末,几次动心都未能如愿。去年新年的第一天,就写下日记,2021要完成几篇文章:“百岁老兵”、“退休以后”、“陪读笔记”、“父亲”,还有早就答应的一位战友写《马君武》书评,都没能完成。

前几天,小区负责人把我喊去参加“迎新春,写对联”的社区文化活动。本人除了为小区业主写“福”与对联外,还写了如意二字,结果引起围观,引来好多人拍照,发朋友圈,还有不少人预订,倍感幸福,成就感妥妥的、满满的。

新的一年,翻开新的一页,所有的期待与希望、向往与憧憬向我们走来,祝愿新的一年如意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

“叠金缀粟映明霞,移下蟾宫一树花。”(世纪公园)■张文忠

生活故事

虎刺梅

■任斌 文

自从在阳台上钉了个花架,“装装绿色门面”以来,承蒙所购生命力旺盛花草的不弃,阳台一角的绿意愈发茂盛起来。

那天早上给花草“喝水”时,发现一片翠绿中,似缺了点红的点缀。早先购进的那盆曾开出满天星小花朵,近期也似无开花迹象。春节将临,该给花架添些喜庆的红色!

带着任务,那天去花市兜了一圈。市场上百花绽放,我因为是种花小白,除了牡丹、玫瑰、向日葵等少数几种外,几乎叫不出其他各种花卉的名字。

在花摊前,每看中一种花,我总爱问一句,这花好养伐?老板总会说,此花好养来希额!然后一二三四教给我养此花的程序,往往第二道程序没听完,我就与他拜拜了。

如老板讲,此花只要晒太阳,少浇些水,不用多管的,我才会仔细端详此花的颜色、造型等。待老板把

盆花放入塑料袋,我会顺口一句,这叫什么花?老板说出花的名字,我“哦”一下,可往往还没出花市大门,我就又忘记了。

这盆虎刺梅就是在那样的场景下买下的。

在花市兜了几圈后,手上拎了盆杜鹃与红掌。杜鹃花因为年轻时观看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,对影片中满山映山红盛开的镜头记忆深刻,红色情怀的缘由,没问好养不好养,也不讨价还价,立马收入囊中。

看到那盆红掌,是因为想起有一年年尾,单位曾在上海鲜花港,开过一次工作务虚会。当时鲜花港还是某集团的鲜花培植基地,未对外开放。园内的暖棚里,一棚棚郁金香、凤梨、红掌争奇斗艳。承蒙单位领导、集团掌门人的关照,为每位参会者准备了一盆红掌,以贺新年。

但杜鹃与红掌的花都比较大,我心里很想买一盆红色的、花儿星星点点开放的鲜花。在一个转角的小花摊上,我与虎刺梅相遇了。这盆红

色的花儿虽然放在角落里,但小巧可爱的繁花,一下子就映入了我的眼帘。

那盆花就栽在不大的土盆里,花株不高,被修剪成半圆型,新绿的嫩叶间,一簇簇略带粉色的花蕾开得正旺。但花瓣小小的,一点不张扬,只静静展示着。

我一下子就被她新绿上星星点点的红色花儿所吸引,叫了老板,放入塑料袋中,临走问了花名,到家却想不起来了,只记得有一个“梅”字。

春节前夕,有朋友来访,见我阳台上的花架,称赞我终于幡然醒悟,听从他们的“绿色”建议啦!又看到虎刺梅,调侃道,老兄也学会赶时尚了!迎虎年,养了一盆与“虎”字有关的花卉嘛。

我回答,兄弟你真抬举我了,在你来之前,我还真不知它的花名呢,只记得它叫什么“梅”。

朋友听后大笑。“虎年巧栽虎刺梅。”我也乐了。晚上,我特意上网查了此词条。虎刺梅,大戟科植物,原产于非洲,枝杆密生锥形尖刺,因既有虎刺的威猛,又具有梅的风韵,故称之。花语:温柔而又忠诚,勇猛不失儒雅。

迎虎年,福虎生威!新的一年,感谢这威风又雅致的红色小花。

意犹未尽

记忆里的年味

■李德生 文

春花秋月光景迁,雪舞梅绽又一年。进入腊月,意味着离年越来越近了。年来到,是辞旧,亦是迎新。有人说,年味储存着人对岁月的记忆。的确如此,年岁大了容易怀旧,现在生活好了,却觉得年味没那么浓了。

过年,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,是中国最盛大、最热闹、最重要的一个古老传统节日,称“年节”。家家要敬财神、贴对联、放鞭炮。人人要穿新衣裳,走亲访友,拜年送祝福。过年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,是令人垂涎的“狂欢节”。人们渴望在年终岁首一家团团圆圆,热闹一番,迎接新春。小时候的年总是快乐的,丰富的,更是充满期待的。

过了腊八就是小年,须臾新年就到了。如今,却依旧像平静的湖面,无波无澜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过年,不再是一种憧憬。一年又一年,再也找不回以前的那种激情,不变的是日出日落,变的是逐年苍老的容颜。

犹记得儿时,腊八节后,农村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碌,做新衣、宰猪羊、杀鸡鸭、赶年集……年味好像就在那熙熙攘攘的年集上,老老少少,兴高采烈,春风满面。

鲁北老家的年集可热闹了。尤其是县城大集,人头攒动,人来人往,可谓摩肩接踵。街市两边摆放着百货杂品、鸡鸭肉鱼、自种蔬菜、杂耍鞭炮等,真有点目不暇接,眼花缭乱。我最想去的是鞭炮市场。那个时候没有汽车,驮运鞭炮的车最有范的是大马车,其他有小驴车、头沟(牛)车、小推车等。鞭炮有窜天猴、小摔鞭、二起脚,有大小挂鞭,大小雷子等,琳琅满目。雷子可响了,一爆炸,真有点惊天动地之感。缠着父亲买上几挂鞭炮,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那年味就在父亲买的鞭炮里,点燃它,心花怒放。

小年前后,庄户人家都要大扫除,这是民间除旧迎新的传统习俗。老百姓要把一年的污秽晦气扫除掉,过一个干净清新的春节,预示来年有一个好的年景。

到了腊月三十,父母亲就忙着准备年夜饭。北方的年夜饭主要是包饺子。包饺子看起来容易,其实也不那么简单。饺子好不好吃关键是要调配好饺子馅。记得母亲调的饺子馅香纯味鲜。年味在母亲包的饺子里圆满充盈。

过年是孩子们最期盼的节日,穿新衣,放炮仗,打灯笼,吃饺子。除夕晚上兴奋得睡不着。就象苏轼《守岁》中描述的“儿童强不睡,相守夜欢哗”。

父母张罗的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为丰盛的,桌子上摆放着父亲一手烹做的冷盘热炒,刚出锅的饺子热气腾腾。俗话说,“扁食就酒,越吃越有”。父辈们热上一壶烧酒。守岁之夜,一家人欢聚一堂,温情四溢,其乐融融。

除夕夜鞭炮声此起彼伏,连绵不断,好像家家户要把这一年的快乐都在这个晚上释放出来。有道是: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”

当年虽物资匮乏,但年味浓郁醇厚。当然,社会在进步,新时代的年有新的美感,呈现“千门万户瞳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”新景象。人们的祈福也跟上时代脉动,扬帆新的一年。

时光是一条河,在不经意间已流走。我虽古稀,往事如影,唯有儿时悠悠年味还萦绕在脑海中。